



也帮农民「富脑袋」 既帮农民「富口袋」

□徐锦庚



我在山东工作将近13年，是山东改革发展的见证者。近几年，山东紧盯“黄河滩”、聚焦“沂蒙山”、锁定“老病残”，持续发力精准扶贫，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也涌现出一批脱贫攻坚典型。

2019年下半年，我受中国作协委派，利用节假日，在济南市三涧溪村调研半个多月，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涧溪春晓》，先在《人民文学》杂志首发，后在《人民日报》整版刊发，最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去年底，这部作品入选中宣部“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在15部作品中位居第三。

通过解剖三涧溪这只“麻雀”，我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感受深刻。

同其他脱贫村不同，三涧溪曾经“阔”过。改革开放初期，老铁匠

马世昆组建钢铁冷断加工队，1979年为村集体创收18万元，1987年前后每年创收120万元，年交税25万元。村集体有多家企业，还建有幼儿园，村民生活富裕，是远近闻名的富村。

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马世昆受人排挤，气出脑溢血，郁郁而终。从此，三涧溪人心涣散，换村支书像走马灯，6年换了6任，最短的仅干了7天，村集体欠债80万元，重新坠回穷村，成了烂摊子。

2004年，乡村女教师高淑贞临危受命，回到婆家村，担任村支书。自此，不断着手强班子、治村容，勇担当、敢亮剑，励精图治，奋发有为，敏锐地把握机遇，顺势而为图发展。在她的带领下，三涧溪村逐渐走出泥潭，再次脱贫致富，村集体净资产上亿元，人均收入

2.8万元，跻身全国先进行列。

三涧溪贫富交替，有规律可循：过去贫穷，是因普遍贫困、苦无出路；后来脱贫，依靠苦干苦熬、勤劳致富；此后返贫，在于人心涣散、勾心斗角；再后来致富，受益于国家扶持，加上有一个好领头雁。

可见，三涧溪的脱贫攻坚，有其鲜明特点：既由“穷”到“富”，更由“乱”到“治”。所以，在创作报告文学时，我围绕8个字着墨：成风化人，由乱到治。

过去，人们为生计奔波时，“饥寒起盗心”，文明素养容易被忽略。进入后脱贫时代，农民的思想观念仍在缓慢转型中，“身子已住楼房，脑袋还在平房”，有的安贫乐道、不思进取，有的得过且过、浑浑噩噩，有的铺张浪费、薄养厚葬，有的迷信封建、求神拜佛。在经济利益驱使下，有的唯利是图、趋利忘义，只想索取、不想奉献，只想享受权利、不愿承担义务。有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集体意识淡薄，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有的急功近利、目光短视，养殖户滥用激素和抗生素，工业品掺进食品；种植者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严重污染作物和环境。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脱贫攻坚全面胜利、进入小康社会后，如何提升农民文明素养、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是新时期农村面临的紧迫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我们既要帮农民“富口袋”，也要帮农民“富脑袋”。要以自治增活力，共治共享建家园；以法治强保障，定分止争促和谐；以德治扬正气，春风化雨淳民风。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人民日报山东分社社长）

建议建立国家级“中国画博物馆”

□牛克诚

中国画以其独特的工具材料、技法语言及文化意蕴历经千年形成的绘画体系，在世界美术格局中独树一帜，它是东方智慧的灿烂结晶，是中国文化的标志符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载体。但迄今却没有一座与其文化价值相称的国家级、综合性的中国画博物馆。

“十三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迅猛发展，至2019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5535家，其中有一些博物馆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中国画博物馆的某些功能，如安徽省宣城市泾县的“中国宣纸博物馆”、南昌市进贤县文港镇的“中国毛笔文化博物馆”、上海福州路的“上海笔墨博物馆”、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以美术颜料为主题的“青竹博物馆”等。但这些博物馆都是中国画某一局部或侧面的单一展示，并非展现作为技艺与文化综合体系的中国画；同时，这些博物馆一般隶属层级不高，规模不大，保存、展示条件欠佳，研究力量不足，因而，不能通过藏品、研究来建构一个展示体系，以全面、系统、科学地展现中国画的形象风采。

中国画千年积累形成的一整套工具、技艺及审美体系，需要通过实物进行系统梳理与呈现；无数经典中国画的创作奥秘，需要从笔、墨、纸、颜料等层面进行揭示与说明；中国画的精彩魅力需要一个形象载体向世界展现，以讲好中国故事。因此，我们需要一个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传播于一体的中国画博物馆。

与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主要收藏、展示、研究中国画“作



品”的博物馆不同，中国画博物馆定位在：集中收藏、展示、研究中国画的材料、工具、载体、技艺等的博物馆。

主要展示内容：笔馆（湖笔、宣笔、进贤笔、侯笔、软毫、硬毫，等等）；墨馆（油烟、松烟、歙墨、休宁墨、婺源墨、曹素功墨、汪近圣墨、胡开文墨、汪节庵墨，等等）；纸馆（皮纸、棉纸、宣纸，生宣、熟宣，等等）；颜料馆（矿物颜料、植物颜料，姜思序堂、马利实业，等等）；砚馆（四大名砚）；装裱馆（中堂、挂轴、长卷、册页、扇面、屏风，等等）；画谱馆；画学著作馆；课徒稿馆；等等。

同时，开设“演示互动馆”，通过现场实际演示以及复原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再现毛笔的制作、墨的制作、宣纸的制作、颜料的制作过程等；通过多媒体动态展示技术等，展示“工笔”“写

意”“山水”“花鸟”“人物”“白描”“勾染”“泼墨”“积墨”“重彩”“三远”“皴法”等中国画特有的画学概念与思想；通过现场互动以及3D模拟技术、触控技术等，让观众实际体验“笔法”“墨法”“设色”等中国画的创作过程。

中国画博物馆将从物质媒介及创作技艺的角度展现中国画语言及精神发展史；中国画博物馆将让人们深入到中国画内部来认知、了解、感悟中国画；中国画博物馆将通过中国画知识、观念及价值体系的普及与扩散，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发展；中国画博物馆将通过实物来展现中国画所凝结的中华美学智慧及艺术创造，以提升人们的审美能力，丰富中华文化素养，这既构成社会文明程度的一部分，也有助于养成民族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中国画博物馆将有力促进笔、墨、纸、颜料等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

建议博物馆选建在北京，以让中国与世界观众既能领略中国画的博大精深，又可感受中国画的直接与平易，从而形成对于中国画的兴趣与亲和力。这将有利于让世界更直观地了解中国文化，促进民心相通，助推中国画的国际传播，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

因此，中国画博物馆的建立，不只是一项美术专业工程，它更是一项中华文化遗产工程、一项国家文化形象塑造工程、一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工程、一项文化产业促进工程、一项文化强国建设工程。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

文化自信和文化强盛 是综合国力强大的前提

□王亚民

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余年建城史、800余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遗存众多，文化底蕴深厚。在当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有序推进的背景下，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历史文化面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

紫禁城与按照“左祖右社”传统规划同期兴建的太庙（今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社稷坛（今中山公园）位于原明清皇城核心区，是古都历史文化风貌的集中展示区和文化旅游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集中分布区，更是体现首都“四个服务”职能的主要承载区。如何做好这一区域的整体保护，更好地进行传承与利用，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

2017年1月2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故宫保护总体规划》（2013—2025）。为加强故宫遗产保护的完整性、真实性，提升遗产价值整体保护力度，保障故宫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该规划建议“制定国家一级的专项法规《故宫保护条例》，以统筹协调管理方式，整合跨部门、跨单位的故宫整体保护管理措施……”为此，从现实需求和规划建设两方面考虑，建议将历史上与故宫密不可分的重要区域太庙、社稷坛纳入整体发展考量，逐步落实如下事项：

第一，在遗产保护方面，推动遗产区（heritage site）范围实施同一保护管理标准。故宫博物院作为明清官式建筑保护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积累了丰富的遗产保护、管理经验，涉及历史建筑修缮、可移动文物修复、园林古树保护和宫殿遗址考古等多个领域，有着雄厚的专家、技术资源。应充分发挥故宫博物院的资源优势作用，与周边单位共同应对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

第二，在遗产管理方面，逐步提升消防、安防与开放服务工作的整体协同联



动。故宫、太庙、社稷坛均为重要旅游目的地，重要节假日游客量每每达到饱和。其历史建筑均为我国传统木结构形式，宫殿等级高、密度大、地势复杂，安防、消防工作标准高、压力大。通过加强信息共享互通，强化应急联动，统筹调度管理，将有利于在更大的空间区域内建立更加科学合理、可持续的服务保障方案，实现有序参观与消防、安防要求的和谐统一。

第三，在遗产合理利用方面，整合各自的优势资源，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展示服务，更好地实现首都核心区中华文化客厅的功能。故宫博物院、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可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实现优势互补，利用太庙、社稷坛现有空置历史建筑，积极策划学术讲座、数字化展示、公众教育等活动，推动文化遗产价值的阐释与推广，将更多成果惠及广大民众。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

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文化是未来

——访全国人大代表马慧娟

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宁夏红寺堡区的“拇指”作家马慧娟今年的议案是将红寺堡区打造为全国易地扶贫、移民搬迁的脱贫致富示范区。红寺堡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核心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贯彻落实国家“八七”和宁夏“双百”脱贫攻坚计划，为从根本上解决宁夏南部山区群众脱贫致富而实施的“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的主战场，也是全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扶贫扬黄”集中安置区。从1998年开发建设以来短短二十多年间，红寺堡区紧随国家的发展步伐，在2020年3月份成功实现了脱贫摘帽。据马慧娟介绍，脱贫攻坚计划实施期间，红寺堡区总结了许多经验，如“吊庄移民”“扬黄灌溉”等，值得全国其他地区学习和借鉴。

对于中央“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马慧娟充满了期待，在她看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她认为当下最重要的还是产业振兴，只有打下产业基础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保住脱贫攻坚的成果，让大家的生活更加富足，从而进一步推动乡村的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等。她认为，随着乡村的发展，文化在乡村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明显。

“这些年乡村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过去我常说（在村里）‘借书比借钱还难’。大家觉得农民就是土地上的劳动者，和文化没有什么关系。”马慧娟说，但是这种情况随着移民搬迁有了极大改善，



村里开辟了文化活动现场，配备了农家书屋、电子阅览室等文化设施，马慧娟还利用村里的农家书屋创办了“泥土书香读书社”，响应村民的要求，每年组织各种文化活动。马慧娟说：“希望能让大家更多地学习文化、参与文化活动。西部地区的发展相比全国其他地区来说存在一定差距，缩短这种差距是需要时间的，还有一段路要走，这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来自红寺堡区的马慧娟，作为脱贫攻坚战的亲历者，深刻地感受到这场变革带来的个人命运的转变。16岁初中毕业后没能再上学的马慧娟，一步步成长为草根作家、成为文化站站长，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个人命运的转变不仅是马慧娟自己努力与坚持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家、社会几十年来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这次马慧娟带来两会的作品《出路》是一部自传体纪实文学，它从自身的经历出发，讲述了个人、社会和国家的蜕变。

与此同时，马慧娟还是一位记者和写作者，她曾多次奔赴移民区采访，讲述当地脱贫攻坚的故事。亲历者的身份，让她能够更加真实地还原脱贫攻坚过程中的某些心情、场景，“有一些情绪可能当时没有经历过的话很难理解，比如一些人可能认为易地搬迁时会有一种乡愁和不舍，但我们搬迁时其实是喜悦的，因为之前所处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马慧娟说，不同的人对脱贫攻坚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和呈现，但终究写作还是需要沉下身子，亲身到现场去作深入了解，才可能书写出更加真实感人的作品。

谈到接下来的写作计划，马慧娟表示，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乡村也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未来她的关注重点将落在对乡村的重新审视上，去追寻人们思想上的新变化，讲述寻求新出路的故事。（采写：中国作家网邓洁龄）

